

# 再生

旬刊

第四十四期目錄

士之干政與執政

論士與理學

英法聯邦論

中立國問題

納粹壓迫下之丹麥

暹羅民族源流考(一)

記者

張東蓀

顏明

程擘

程擘

黃征夫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南京 CHINA 館藏

# 徵稿啓事

- 一 來稿不拘白話文言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二 來稿不得用鉛筆繕寫
- 三 譯稿須註明出處
- 四 來稿本社有修改權
- 五 來稿一經發表備有薄酬
- 六 來稿非聲明並附寄郵票者恕不退回
- 七 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通信地址以便通信
- 八 來稿請寄重慶曾家岩四十五號本社編輯部

# 士之干政與執政

記者

張東蓀先生在「論士與理學」一文裏，以爲中國以前的士階級，在社會上，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運動。其立場是政治而道德的；其功用是透氣洞，是防腐素；其干政「只是干，並不要執政，且在勢亦永不能執政」。並謂他們在歷史上的使命可算已經盡了，而在現在可說士的階級已完全不存在。這大體是對的。不過說他們「勢亦永不能執政」，這亦未見得。因爲執政與不執政，在儒家（士）看來，是有條件的。條件對什麼而言呢？即對士本身的立場而言。條件如足夠，他們可以執政，不是在勢亦永不能執政。條件不夠，他們不能變其素守，所以就不執政。他們所素守的立場是一個絕對的。他們對社會的關係，即向社會上所發的作用，都是要對這個絕對的標準而轉移。所以他可以不必執政，但不是永不能執政。他有超過執政以上的標準或立場。他不是以執政爲唯一的標準或立場。以執政爲唯一的標準或立場的是革命家。革命家的執政是無條件

的。他無所謂條件够不够。他只有成功與失敗。但是士階級不是革命集團。所以他不必死皮賴臉地去爭着執政。所以他要條件如何而定。他們干政，諫政，隨着當然也再

以執政。不過這裏有一點分別。就是干政諫政是政論家館而執政則是政治家。政論家固然有能有不能，而政治家要言是有能有不能。所有的政論家（士階級）不皆可爲政治家呢？所以士之執政不執政固須看外界的條件，但是除此以外他還受他本身的條件的限制。在這雙方限制之下，當然執政的是很少的了。但不是不可能。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

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此處所謂「所性」就是士階級的立場，絕對標準。張先生

的一篇長文，就是這段話的詳註。

張先生又以爲士階級既是干政，而不是執政，所以他們只是一種輔治階級，只在輔助他人，不在自己做。他因此看出士階級雖是透氣洞，有似英國立憲史上的創立議會，但中國的立憲運動却並不能因之而成。他說：『須知英美式的憲政都是由中流階級起來自負國家的責任，而中國的士一向只是爲人作師保的，如何能起來自己幹呢？其心理不同，其責任與辦法自然有異。』（張先生全文中的追記，本刊所登者未錄。）這個問題却是一個大問題。中國政治，在現在，本是極其難理出一個頭緒來的。但是如果無理則已，如要理，則除去實施憲政以建國，似乎又別無他途。你說要革命嗎？但中國現在不須要革命，亦無革命之根據與對象。（指中國社會內而言）。如偏要革命，則除爭奪政權外，恐無別說。但中國現在不是你下來我上去的問題，也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時候。如偏要循這個路走，則辛亥革命以及建造共和都無意義。憲政與革命是不相容的。一方面呼號憲政，一方面製造革命，這是不可以思議的事。但是中國的憲政，誠如東蔡先生說，必與英美

式的憲政運動不同。我在本刊三十五期『論憲政三本』一文裏也說，英國的憲政運動是職業階級要求參政，這是大憲章的方式。中國沒有這個根據。中國的農工商，皆無所謂。所以要憑他們起來爭奪政權，實是無望之事。中國共產黨奮鬥多年，也不過是發幾個小冊子鼓動青年學生而已。此外就是憑藉機會鬧開風潮。我看不出他們的革命有什麼堅強的根據與顯明的對象。中國的問題是在農工商上，但他們自身不能解決。現在中國的問題不是革命，而是抗日建國，使政治上軌道，以發展各方面。這一步作到了，然後才能談別的。

說到建國就必須實行憲政。這是朝野所共認的道理。然憲政不是公佈憲法，徒有空名，就算玩事。可是要有實效的憲政，政治真正有軌道，這却不容易。中國既無大憲章的方式，而解決問題又離不了知識階級，則有效的憲政必是在設法如何成立一個軌道（制度）可以容納知識階級使其按規律而參政而執政。從這一點上論，則中國的政治問題，不是誰要幹誰革命（爭奪）的問題。若說你要幹須自己爭，自己不爭而等現成，天下無此便宜事。我說政治

家謀國不是討便宜爭斤兩的事。若這樣爭斤兩，那又事革命者的立場了。我們現在要打斷二千年來爭朝換位的因果鍊子，對這種錯誤觀念不能不加以徹底的糾正。所以這是如何建國，如何有軌道的問題，不是為某一階級討便宜的問題。國人欲想以國家社會為前提，則這個觀點的認識乃不易之路。這是衆志成城之事，不是氣憤爭奪之事。

政。後者是自上而下，執政黨須有極高之道德心，以憲法公諸天下，而期於共守。在有軌道的國家裏，士是可以執政的。不但可以執政，而且事實上必歸於他執政。因為有知識有道德的不執政，可讓誰來執政呢？這比不得天下遍邊之際，英雄可以揭竿而起。須知士之執政，不同於革命者之執政。前者是在一既成的公認的軌道之上而執政，後

我在『論憲政三本』一文裏說，吾國既不能有六憲章者，是自造戲台自演戲的執政。而且其演戲必須自造戲台，之方式，只好本着吾國固有之二傳統變其形以建國。此兩否則他就不唱。所以現在欲要建國，就無須談革命。今人傳統一為知識階級思想自覺，二為君人者以天下為一家。以為要執政，就得革命。此非國家之常軌也。記者略發所前者是自下而上，知識階級須積極干政，參政，而至於執見如此。不知東萊先生看法如何。希望大家討論。

## 本刊第三十期目錄

近代思想的特徵

馬其諾防線與德國西方鐵壁

民主政治仍然有效

立國之道感言

說詩一家言——格調篇

張君勱

文軍人

介人

劉尚讚

牟離中

# 論士與理學

張東蓀

本文是張先生「不同的邏輯與文化並論中國理學」一文中的後半篇。茲節登於此，以饜讀者。原文刊於燕京學報第二十六期。

——編者——

我對於宋明理學的見解，和當代賢哲頗為不同。據我的私見，有幾點可得而言。第一是我承認宋明理學確係繼承孔孟之教。世人多以爲理學是受了佛教的影響，把孔孟的真義失了。理學思想經過佛教的影響，當然是事實。不過據我所見，只在方法一方面而是受佛家的影響，關於這一點，下文當詳說。

至於真正的內容却可說依然由孔孟推廣而出。他們的議論雖不是孔孟自己所說的，而就孔孟所說的來推，却亦未嘗不可推出這樣的結論。所以理學與孔孟不是兩回事。於是我們先要講孔孟。馮友蘭先生說，孔子就是「士」之階級之創立者，至少亦是其發揮光大者。因馮先生不承認在孔子以前即有一種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產而專待人之養己者。這些話都很有意思。（馮先生並辨明士大夫的士，與此處所謂士不相同。亦甚是。因爲乃是官職的名稱。）我們不要注重其非農非工非商，而要注重其「非官」這一點。大概以前所謂學都指一種技能。農必須有農的技能，工必須有工的技能，而作官亦必須有各種職官的各種技能。孔子講學不是如此。乃是只旨在造成一種道德的人。這種人在社會上只是主持正義。使一個社會內有是非的標準，完全靠這人的清議。亦不一定要得政權以實行其道。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不怨天，不尤人。其功用不全在於「以其道易天下」，而却在作「中流砥柱」。只須有所影響，不必大行其道，而社會就可以變禍。其故在於凡行其道者必先得政權。這便是自上而下。孔子以前都是自上而下的。到了孔子，孟子尊之爲素王，就是因爲不能由上而下了。於是只好由下而上。這乃是文化上政治上的一個極大的轉變。我們須知自上而下是個威權，是個力權。一切威權力權，倘不加加以制衡，無不流於濫用，因而腐敗了。必須有一個自下而上的以爲對抗。這個對抗力足以矯正在上者，使其得有清明之氣。可以說政治上的清明之氣全靠有自下而上的對抗力。孔子以前，文化未開展，只有自上而下的統治，就可以使人民得福利。後來却漸漸分化與腐敗了。所以時勢上自然有創立一個自下而上的對抗力的必要。孔子處運而生。在中國歷史上真是一個劃期的事。似乎孔子以前，並不是沒有士，不過那種士只是作官的預備者。孔子把他們另付一種特別的使命。所以嚴格說來，士的階級不是孔子所造，而士的新使命却是孔子所創。從此中國政治有了防毒素。因爲威權政治總是要自身中毒。倘能時時打清血針，縱使不能完全去毒，至少亦可減少其中毒的分量。士的人們在社會上發洩議論作爭諫，便把一個社會內的清明之氣喚起來了，以從事於抵抗這個自身中毒。友人張君勳先生嘗說，一個國家必須容人民有透氣的所在。就是這個意思。如果壓制得絲毫不透氣，則這個國家決不能長存。所以我認爲中國能有數千年的歷史，中國雖有外族的侵略，然卒能綿綿長存以迄於今日，在外國史家有謂由於統一的行政制度，有賴由於文化的統一，而我則以爲至少這個民族的防毒素是百幾分力量的。因爲有了防毒素，才難

保持民族的活力。凡一個民族苟不失掉了活力，終久必會拾起頭來。即使一時磨倒，亦必會翻身的。所以我頗用一個不十分切的比喻，以為孔子創立士的一批人，便好像英國立憲史上的創立議會黨不多。同是對於政治立一個氣氛的所在，使人們不致在威權主義下則死。所以孔孟之教其精神上本是反抗的。不拘其反抗的方式如何，以復古為反抗現狀，亦不失為一種反抗。不但對於當時是反抗，並且永久是反抗的。因為他是自下而上的一種防衛作用。陶希聖先生把孔子認為是貴族階級的辯護者，由於表面上只見君子小人之分。這種研究學問簡直是胡鬧。直不值一駁。能繼承這一點的便是理學。至於清儒的考據學，在政治社會道德上，毫不生作用。不能與理學相提並論。

其次我們應得講為甚麼政治上由下而上的運動必須與道德合而為一。換言之，即何以表面是道德運動，而裏面却是政治問題。我們應得知道一切道德的要求都是根據於社會。不但維持社會需要各種道德，即改造社會亦必需要某種道德。威權的實行，必須有道德的根據，即從道德上要求人們的服從。如人們在心理上不承認有服從的道德，即威權亦不能長久下去。在這一點，我對佩服盧騷的洞見。他以為一切社會關係如完全基於力，必致沒有任何團結。凡是社會必須建立於同意上。這就是所謂道德的。所以社會的維持必是眾人們各各在心理上承認有這樣的一回事，且引以為對；至於破壞秩序則更需要有一種另外的理由。為其原動力，然後才能有所活動。可以說都是心理的，亦就是道德的。所謂道德的指當事人覺得這樣才對而言。凡有對不對的判斷都可說是屬於道德範圍。且不僅此，對不對的判斷必用於人與人之相與。改造社會的人固然否認現狀上的道德觀念，然而倘欲掀起一個大運動必

更須有一種力量以吸引人民來同情於彼。這個力量就是道德的。一個宣教師所以能傳教，喚起許多人跟他走。這個力量必須是道德的。所以社會的維持與改變，其背後的力量，根本上是具有道德性質的。明白了這一點，便知雖沒有一個社會理想，其本身不是一個道德觀念。同時沒有一個社會的變化不是先從道德觀念變化起。（縱使道德的抽象原則自身不變，而其具體的應用與範圍必大有變化。因為非如此不能推動社會使其改變。）根據這個意思，當知我所說的這種自下而上的運動必先從道德方面着手乃是當然的了。

說到此，又有一點必須同時說明方能完全明白。就是須知這種自下而上的活動只在於透氣，防衛，滅毒。而不可認為是革命。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便是明證。（須知革命是必然的，好像氣球內氣加多，球必破裂一樣。在做透氣洞的人看來，就是氣不透的必然結果。所以透氣洞本身不與革命相關。）倘若從事革命，即無「不可為」了。革命是乙勢力推翻甲政權。後來又成為乙政權。乙政權依然可在下者不得透氣，或許丙更起來革命。而這種透氣與防衛的作用却不須有這樣輪替的變化。就好像對於一間房子開有通風的洞一，只須時時有新鮮空氣流入，不必把這個房子拆了重蓋。因為就是拆了重蓋，仍得須有通風洞。所以土階級存在，從一方面來看，永久是政治上的通風洞，使清明之氣得息息相生；而從他方面來看，却又及維持秩序的。（因為一切進步必須在秩序內。凡知識分子沒有主張在秩序外求進步的。所以維持秩序是一切學者的常態。不能引為罪狀）。自孔孟以迄理學先生們所講的是綱常名教。這都是所以維持社會的。但我們不可因此遂謂是專為統治者張目。因為不是對於某某一定的統治者或階級有所護助，乃只

是普遍的維持秩序而已。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這個維持論以保護其自己的地位。其故即在於這種自下而上的干政只是「干」(覺得輕些，只是諫)而已矣，並不要執政，且在勢亦永不能執政。原來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所以這種「干」政的人必須要立足於道德問題上。且其本身所需要的道德尤須高出常人數倍。其情形有幾分好像西方宗教上所謂殉道者。孟子上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何為恆心？即養其大體者，亦即「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故能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關於此點，下文尚須多多討論。

現在又須說到一個附屬。即這種士並不是一個嚴格的階級。因為沒有經濟的背景，其實這種階級在西洋歷史上尋不着相當者。本來是個怪東西。(勉強來說，似可說或許與西方政教分離以後的教士相當。因為耶穌教是主張個人良心的，頗有反對強權的味兒。歐美的個人主義受其賜不少。)不但沒有經濟的根據，並且因為士是不治產的，其社會的地位至不鞏固。這乃是一個大缺點。所以由於經濟的壓迫只得流入於官僚。幸而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士的學問不是十二分專門，只須幾本書。(例如後來只須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種)。在鄉間亦容易得到。有些理學家都是出身於農，便由於此。凡出身於農的都能有充分的活力。這一點足儆前一點(即流入官僚)之失。

★

★

★

現在我們再回到思想的內容。自從韓愈說：「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孟軻死不得其傳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

他們的託辭，不必多講。以孟子來繼承孔子，足見後世所謂道學(即理學)乃是孟學。從此以後都順着這個趨向而走。其所注重的便是孟子所主張的「反身而誠」與「浩然之氣」等等神祕的方面。至於他們以為孟子得孔子之正傳，亦未嘗不由於孔子的話亦有這樣的傾向。例如論語上講仁，從最淺的方面說，是只等於愛人；但從最深的方面，却說「若聖與仁，堯舜其猶病諸」。可見從修養上到仁，並不是十分容易的。因此後儒把仁當作一個特別境界，這原是可以講得下去的。所以我說理學上所講的，除之於孔孟，並非不可通，不過不明顯而已。因此，我認理學確是繼承孔孟之道。此說和時賢以為孔孟平常而宋明玄妙之說頗有出入。其故因為我的着眼在於欲提高道德，必須以形而上的神祕為背景。沒有這種背景決不能解決道德的保障問題。普通的道德和這種情形不同。因為只是拘束常人的。只須拿習俗與法令便可把他們規範住了。而負了特別使命的士則不敷。必須把尋常的道德(即由習俗而成的)視為非道德，而自己制出更高超的道德觀念。須知這種道德觀念與實際利害禍福常不一致。於是便發生一個問題。即為甚麼要作好人？因為作好人不得好報。若解決這個問題又必須把神祕經驗給出來。使自己的的確確覺得小我已與大我合一。於是人生意義與道德保障便完全寄託在這一點上了。所以我說理學內無論有何派別之爭，而大體上終脫不了是神祕的整體主義。證以張子的西銘，頗為顯然。總之，都是想把我和天合一(即與絕對合而為一)。於是，我盡其性，則我一舉一動便心安理得。他們主張整體(即萬物一體)乃是專為道德立一個最後的托子。使個人有安頓處。有了這個天人合一的靈性，則一切利害禍福便不發生問題了。如果專從理學上看，

亦可以說這是一種形而上學。倘從社會上有這樣超世俗的德行的需要來看，便知道此種理論不過是要滿足這個需要，使這些人們安然生活下去，得在社會政治上起一種作用。從這個觀點來看，便可說這個形而上學不過是添上去的糖了。但這個添加，却是必然的。所以就必然的推演而講，由士的奇特使命便必然生出這種小我與大我打通的人生哲學，由這樣人生哲學便必然生出萬有一體的宇宙論或形而上學。這種推進雖只是一種逆溯，然却是必然的。因為我主張使中國不與印度思想交通，其逆溯恐怕亦必定是如此的。所以有人以為宋明理學完全是從佛理變化而出，其實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談。（關於理學都是主張整體論的，本可列舉出來。不過本篇只在於表明我個人的意見，而並不務求詳盡。讀者如不相信，可以自己去看他們的書。）

\*

\*

\*

但理學確是受了佛學的影響。我們現在要講其所受的影響究在甚麼地方。照上文所說，當知關於整體觀念一點，雖事實上理學亦受佛教的影響，然在論理上却並不是完全出於佛學。可見其最受影響的地方不在於思想內容，而却在於方法。何以故呢？據我所見，乃是由於孔孟雖未含有神祕主義，却始終沒有所以親見神秘之方法。換言之，即沒有修證方法，以親證此種境界的確實存在。至多只能有理論上的推論。而這些理論上的推論，好像「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等類，雖足以證明萬物是無盡，宇宙是一個，然總不免流於詭辯。諱辯便很難令人完全信服。所以於此種理論的推證以外，必須另外還有有力的證明。在這一點上，恐怕中國的學者已經很少有辦法。陸子的「坐忘」，其方法早已失傳了。當此時恰巧印度思想傳了進來。印度

思想始終是兩方面兼顧的，有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這兩方面就是知識上的理論與修行上的實踐。知識方面的那一套理論比中國要玄妙精密得多。可惜有一點與中國不同。就是印度這一套的理論純粹是形而上學，換言之，亦可以說是宗教性的。不像中國的那樣，是道德方面的。這種純粹宗教性的形而上學，因其主旨在於出世，在中國的人士看來，便沒有多大的用處。因此他們不甚接收其理論方面的東西，而事實上却對於其方法不能不引起很大的興趣。正因為在這一方面是他们所本來缺少的，且須要補充的。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受了佛教的影響，他們自己亦不知道影響在何處，以致後人研究亦就專從表面上看了。

就印度的一套修行法來說，雖有種種派別不同，而大概可以總稱之為「瑜伽」。用不十分嚴格的話來解析，亦可說就是禪定。關於這一點，我在拙作「論出世界想」一文，言之甚詳，希望讀者能一參照。現在且不多述。這一套方法不外乎把人「心」變化一下，能見到絕對。即所謂直證真如。但此法又有頓漸二途。大概印度所修的以漸居多。胡適先生論禪宗，以為頓悟是中國人所發明。我對於考證向未用功，不敢說其中有無問題。退一步講，設此證而試，則中國除了發明頓悟以外，還有一個大發明，就是把出世的修證方法用于入世。作此種發明者就是理學家。所以我願對於理學上一個徹就曰中國的瑜伽。

謂余不信，請列舉各理學家的見解和其自身的親歷以證之。先講其修行的親歷如下：

一、胡安定「攻苦食淡，終夜不寐。一坐十年不歸」。

二、邵靈節「恬然有以自樂」。

三、周濂溪「嘗得共，更一日夜始寤」。

四、程明道「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于兩背」。

五、程伊川「當瞑目靜坐，游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瞑目；日

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

六、張橫渠「疾作，抵摩澀，沐浴更衣而寢。且視之，逝矣」。

七、朱晦翁「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倦而休也，

瞑目端坐，休而起也，蹇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

以上不過隨便舉幾個例而已。至于以後，象山陽明更是盡頌悟工夫了。姑舉王門的兩個例。(一)孟雙江「獨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乃出而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時寂以通感」。(二)王心齋「一夕夢天墮麗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則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淫如雨，心體洞徹」即此亦可概見其餘。可見他們不獨在思想上主張修行，並且自身亦實行之。

至於他們的修行方法如周濂溪主張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邵康節主張「心一而不分，可以應萬變」；張橫渠主張「大其心則體天下之物」；程明道主張「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程伊川亦主張「濬養須用敬」；或謂朱子亦有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說。總之，他們主靜或主敬都是賴乎參加的方法。此種方法把人「心」使之變質，

使其不聞於見聞，而直接與外物相離。這乃是一種變態心理。(非普通所謂變態)。他們把印度人的方法原來只用以親證真如的却拿來用於處世。換言之，即把出世的證覺了悟的方法改為處世接物待人之用。我最初認為他們是失敗了，因為二者在性質上太不相同。後來我又想了一想，覺得其中確有一部分奇怪。就是他們的注重點不僅在「寂然不動」，而尤重在「感而遂通」。必須寂然不動方能感而遂通。即寂然不動只是一個手段，為了達到感而遂通的目的。例如濂溪於靜虛以外，必須更有動直。這便是他們和佛家大不相同。似乎佛家只求寂然不動而有所「見」為止。此見即為見本體。從出世的觀點來講，當然見了本體就完了。從宗教的觀點，亦只須見了本體就完了。因為見了本體，便安立了信仰。但就出世的觀點與作人的觀點而言，則見了本體還不能完事。按理，入世與作人本不須要見本體。不過為了道德的保障與人生的意義起見，見了本體便大有用處。其作用可以說不僅是仰賴夫塵，儒夫立；並且可以使人臨死不懼。這便是上文所說為了「殉道者」而設的了。所以中國的瑜伽與印度的不同。印度是屬於宗教的，而中國是屬於道德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要以為理學是烏魯塚家，而總謂其毫無價值。其實乃是一個大發明。

\* \* \* \* \*

這個發明的可貴處，即在把印度的瑜伽的性質改變了。印度的瑜伽因為與出世教相連，總不免由「寂」入手而終於解脫。而中國的這種瑜伽，却無論用頓悟或漸悟，其結果乃是得着一個「樂」字。所以他們注重在日常生活。務使在日常生活上，把此心使其活潑發達。遇事便可當下合理。這就是所

動直，與所謂靜亦定動亦定。可見他們不是專在靜中求明心見性，乃是在動中求盡性樂天知命。他們並不像佛家那樣厭惡世間與生活，乃反而對其生活十二分認真。但不流於偏執。只任其自然，所以是常樂。從「樂」字一點來看，與佛家的悲可謂全不相同。有人以程朱是理學，陸王是心學，我所說的只能適用於陸王，此說實屬皮相之見。程朱所講的「理」並不是饒了人以外的萬物之「所以然」，乃實在是與人合在一起的萬物之「所以然」。我們把整體觀念加入其中，便不致有此誤會。從這一方面看，便見中國的理學純是關乎行爲，並無宗教的意思。亦可以說他們把宗教性的神祕移用於極尋常的行爲上。於是一切筌目，如忠孝節義，便都有了自然而然的安託。我們又須一檢東林列傳，便見那些人的死節之烈。東林不過是一部份而已。然而亦可概見其餘。其故即由於「不知生死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即以形而上的見性爲人世上道德的保障，以有保障的道德而從事於政治活動，則必更爲有動兒。所以我說理學不是純粹的哲學。

根據這一點，我們又可見所有的理學家對於政治無不干涉。這原世出於濟世利人的本義。這種濟世的心是從「民胞物與」的觀念而來。固然是從家鄉的道理上講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個士人修了身自然會推到治國平天下。不過照我的觀點來看，依然是爲了治國，才去修身。所以「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這句話倒有所道破。換言之，即本來是只爲治國平天下，至於修身誠意不過是個手段而已。可見政治活動是他們的真正目的。至於由自己的道德問題而上溯到形而上學上的悟道，都不過是直接與間接的手段罷了。所以我說士階級的使命根本在於干政。其講學不過是手

段而已。可惜他們干政與參政所謂參政革命等等完全不同，只去想「致君堯舜」。這種辦法乃是一條絕對走不通的路。不過他們却「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至少亦未嘗沒有若干成績。就是專制君主的高壓暴虐，稍稍挽回了些。所以我說他們只是威權政治高壓政治下，透氣洞與消毒劑。倘使沒有他們，政治的自身中毒還要來得快些，社會的自行崩潰還要來得早些。他們在歷史上的使命，在我看，可算已經盡了。

到了今天，士階級已完全不存在。其故有二。第一是到了清朝，乃是外族操統治權。表面上雖推崇所謂「正學」，而實際上對於讀書人已毫不容其有這種氣概。以致流於虛腐。而僵硬的考據學乃乘運而起。第二是西方文化的傳入。西方文化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在西方本土可以把宗教與科學合在一起。因爲在西方人這種調和只是事實上莫知其然而然，本沒有邏輯的關聯可言。而凡傳染西方文化的他種民族却無法這樣照辦。所以科學與宗教的衝突在西方人不過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不致引起生活上的衝突。而他種民族則不然。苟一傳染了西方的科學必定動搖及於全部生活，尤其是關於神祕的那些方面。所以清末數十年總時時有「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爭論。就是爲此。直到現在還有人提起，可見其中確有問題。由於這二點，所以士的使命在歷史上算已結束了。此後如何，非本文所欲論。因爲本文只是分析，並不想有所主張。

# 英法聯邦論

顏明譯

此次戰爭，雙方各有一條牢不可破的堅強陣綫，法有馬奇諾，德有齊格菲，大家顯然皆在顧慮任何一方。攻打堅城，代價一定重大。同時彼此亦皆希望對方先試一試。因為威軍事學道理來講，只要肯付代價，就是固若金湯的壁壘，也是攻無不克的。不過同時軍事權威者，亦皆同意，攻堅一方所耗的實力，要比防禦的對方，多過好幾倍。

此次芬蘭抗戰，諸事雖說多屬臨時周張，却已證實防禦之為有利。若在芬蘭，其西部陣綫，早有充分準備，防禦之利益，只有更為宏大。故四線戰爭，乃成相持不下的膠着局面，一種包圍戰。

誠然，如此相持不下，雙方均蒙其害。此次戰爭，希特拉出師之名，是保衛其擷取之物——捷克與波蘭。聯軍標榜者，為奪還德國贖物。如是相持不下，叫幾百萬枕戈待旦的軍人，呆坐靜候，而毫無動靜，其於士氣，影響實大。此種心理的影響，顯然不僅一方獨有，雙方亦必同樣感受之。

吾人之目的，既是要把希氏所做的錯事改正過

來，或更進一步去打倒希特拉主義，則如此終日防守陣地，作消極的防禦戰，實所不許。不過，要打破此沉悶局面，毅然出動，也要等待機會的來到。機會幾時才到，或者要等相當長的日子。

正如理奴（Reynard）所言，時間是中立的，交與雙方，均可加以利用。希氏企圖利用時間，殆甚顯明。第一，他要時間來讓他供給大量技術人員與俄國，換取俄國資源之接濟，以推翻聯軍封鎖。其次，希氏或更利用時間，去繼續他的拿手好戲——不戰而勝，不勞而獲——以結歡國民，從而覓取國民之擁護。（雖然，他先得與史太林商量妥當，始有辦法）。

對於希氏第一項企圖，有一位美國的權威者，經過一番客觀徹底的研究，結論有云：若果德國之技師，在兩年之內，能將俄國之交通及工業，大加改進，俄國便可以大量供給德國。如此以來，戰爭可以延長至四年之久。

若希氏一個企圖，或更嚴重，芬蘭除非能將俄國

擊敗（照雙方軍力比例之懸殊。此事甚小可能，看來只有運于斯爾尼維亞各小國的中立，亦為所破壞而已），否則，希氏會設法取得史太林之默許，而繼續其政治策略，使德國愈併弱小，成為擁有一萬一千萬人口之國家。此時希氏訂於歐洲其他勢力，越發不以為意。雖然大家若能聯合起來，力量遠較希氏所有為大。

今日受希特拉主義威脅的人，對於上述希氏所能運用的計謀，是否已有所感，實屬疑問。

希特拉侮慢非日耳曼人的歐洲，藐視西方文明。然而後者之儲能和資源，遠較希氏為大，希氏敢以小侮大，其故安在。簡單的理由是歐洲之民主國家，尚不知把所有力量統合而成一個單位，而希特拉却能把德國所有力量統整為一。希氏能個別擊破民主國家，若果民主國家糾合為一，希氏殆無辦法。

希氏整個外交策略之中心，乃極力阻止其視為囊中物的國家，採取集團行動，以保衛疆土。此亦個別擊破政策之另一表現。

倘使希氏攻擊此一國，其他國家乃袖手旁觀，嚴守中立。將來一切便屬於他，而民主的歐洲，只好讓他去安排擺佈。

從前即便如一九一八年一般，為人擊敗，德人心裏也明白，對方之勝利，情形與第一次大戰勝利一樣，不會長久保持，因為聯軍戰勝之後，依然故態復萌，一樣不知合作，一樣不覺得集團行動。

今日希氏整調政治策略中，根本的憑依，恐怕還是看透對方不難以集團行動去討他。此種信念，已帶來不少成功，無論對奧地利，來茵蘭，美米爾，但澤，捷克或波蘭，無不應驗。照現在芬蘭的事例看來，此種尚不知能信否。雖然在芬蘭事件中，引此觀念行事者不是希氏，而是史太林，

現下世界全皆贊賞芬蘭之英勇，却指袖手旁觀，不給與任何有效援助；現在每個北歐國家均受威脅，却無一國發動動作，若令此種情形，長此下去，雖然此事與希氏無直接關係，而是史氏學了他的乖，但希氏固可以振振有辭，又會對德人說法，作進一步的企圖了。

方是時也，希氏又可巧言令色，對德人言：等到民主國家的外交關係，再呈錯綜糾纏，有如一九一八年時一般，致令聯軍的團結精神完全解體；德國便又榮民主國家間紛亂混亂之機會，從中取利。事實上，德國若非混水撈魚，便要捲入漩渦，難以

自強。

希氏所以不惜三番四次，把民主國家各自為政的構形，逼得德國人說，一方固然是叫法人相信德國終可獲得最後勝利，同時亦在勸告德人，不要相信聯軍標榜的作戰目標：——改造德國，推翻現存政權，並保證其經濟地位與其他各國平等。他指之為甘言作餌，無法實行。

所以，僅作文章講空話是不夠的，德國人會想起一九一八年時威爾遜總統之十四要點及其他甜言蜜語。為今之計，非有動作不行。但要些什麼動作？

處此大家按兵不動的沉寂局面，吾人可以利用時機，確立政策，而正告德人：一、民主國家的力量，已堅固聯成一體，德人實無擊破此種力量之望。二、在北歐結過程中，歐洲可變成立憲秩序，在此新秩序中，德國地位與其他各國平等。

這道第提議之法英勢型，目的殆為保衛英法兩國起見，設法使之完全聯結，有如聯邦。所有兩國軍隊，混雜合作，軍費在共同的預算項下支付，且為節省資源浪費起見，兩國取消關稅，建立一種共同的幣制，此項提議，一旦成事，便有一個擁有八

千萬人口的國家加入，其疆土範圍，自歐洲以至世界，所在都是，其偉大為如何？

如此國家，財富之豐，實可與北美合衆國媲美。

戰時給與吾人之危險感覺及當獨立斷之精神，或能促使吾人，採取較為大膽的政策，此種發展，長此下去，及至和平回復，自當順利可行，須知此所謂守望相助的計劃，不盡行諸戰時，和平時亦應行之，若果小國要求加盟，吾人自應接納，並應設法保衛其資源與國土，在其本國造成馬奇諾陣綫，一方固然可以自衛，同時亦即聯盟防衛工作中之一部。

吾人試想，今日中之芬蘭，若已加盟，則芬蘭之戰時財政問題，便不致如此棘手。

現在法蘭有馬奇諾陣綫，海上威權在英國手上，若此二國聯成一氣，自然會成爲一個核心，可以誘致各方合作，共同組織一個更擴大的聯盟。此種聯盟，開始雖由於軍事，久之自然會變成永久的經濟聯盟。

倘吾人認爲此事可行，吾人便不妨率直對其他國家——例如北歐各國——說道：「請大家來，吾

# 中立國問題

——改變新方式的「神經系戰爭」——

法國前任總理布魯姆原著……程樂譯

(一)

中立國的問題現在成爲「無線電戰爭」的題材，正如它早已是「神經系戰爭」的題材。

最近，英國海相邱吉爾在一個極有力量與興趣的演說中，曾經提及過它。一月三十一日，英國首相張伯倫曾以崇高和受感動的莊嚴詞句來提出這個問題。德國宣傳回擊着！可是採用的什麼方式呢？當然是盡其所能了。它譏諷邱吉爾，張伯倫，以及跟他們一起的連拉第金剛拉機中立國家參戰。

讓我們暫時假定——這和真實恰是相反的，英法兩國於被迫作戰後已經找到了與國，已經設法拉攏其他國家參戰。

這却有什麼特別？它會是一個罪惡嗎？

## 與國的尋求

在過去的時代，與國實際上是一切參戰國家所尋求的。那些與國顯然是從中立國家中尋求的。

在交戰國的方面，同盟的締結顯然是她外交上的正當活動之一。我們不須追述那裏邊，只在一九一

四至一八年的大戰中，英國、法國和德國都會以全力尋求與國。假如英法兩國現在仍然採用同樣的戰術，我也看不出來他們爲甚麼要以這樣做法爲可恥的理由。

然而他們不會這樣做的事實却擺着眼前。沒有一個中立國家曾經被英法兩國以軍事或經濟的壓力，外交的手段或德國人叫做「宣傳」的公意曲解把它的戰爭裏去。

在戰爭爆發後的首五個月，英法兩國經公布和保持着她們對那我可以叫做「良心的自由」的絕對尊重。

她們在這個時期內所完成的唯一外交同盟就是與土耳其的締盟，但每個人都知道這個協定在上半年夏季已經談判完成，只因史太林的改變態度而延誤簽字。

## 義務的遵守

這兩個民主國家目前仍然負擔着屬於單方面保

人已準備優待各位，有如英帝國在經濟方面優待加拿大或澳大利或其他自治領一般。

此項辦法，就英國觀點來說，殆無不可行之處。蓋若加拿大澳大利一類的自治領，加入大英帝國之內，彼此經濟，互受其利，則增加一些類此的團體，自然亦一樣有利。即對其他被視英國的國家來說，英國也應用此坦白率直的辦法，請大家來參加這一個大集團，同心協力，共襄其成。如是一來，一方即可消除被擊之嫌疑，同時亦可容覆一班視英國參加戰爭乃完全爲自己着想的人。吾人敢謂此種辦法，實爲建立經濟平等的唯一辦法，較諸繁複多端，屢試屢敗的經濟會議，遂爲直接而有效。

英法二國，果真結爲聯盟，則現時悠長的相持不下局面乃可終止；第一，此種動人的姿態，能誘致中立國家，使之前來參加聯邦組織；其次，對於敵方之土氣及作戰精神，亦有影響。總之，現在的問題是做的問題，行動自然會說話。

Sir Norman Angell 著

## 歡迎介紹

## 歡迎批評

誰的義務。然而我們該想想：英法兩國這樣做法却怎樣的？它是一個合約，確定了中立國家底自由應被尊重的絕對方法。這樣做法使中立國家得以置身於關係其他國家的戰爭的圈外，即使那戰爭是關係於她的保護人的，同時它也給予中立國家避免戰爭的機會。

照我的意見看來，這種尊重中立的熱誠是英法兩民主國的偉大措施，是這次戰爭的特點之一，歷史學者可以從它獲得一點新知識，發現另一種精神在發揮着，以及其他主義在盛行着。

英法兩國并不鼓勵中立國家參加戰爭，中立國家的最大誘惑是戰爭本身。爲什麼呢？

### 不僅是傍觀者

第一因爲中立國家，不論她們想望它與否，不僅是戰爭的傍觀者，英法兩國已經進行作戰，沒有她們的幫忙，同時也不尋求她們的援助；事實上英法兩國却是爲她們而作戰，最低限度，爲她們的也爲自己的一樣重要。在歐洲以及整個世界，實際上沒有一個中立國家可以忽視「民主國家的勝利即是她的勝利而希特勒的勝利即是她的失敗」的事實。在中立國家方面，英法兩國的勝利帶來和平與安

全，希特勒的勝利帶來的是迫使臣服的事實。她們的命運，正如英法兩國的一般，將陷於困境。她們的命運端賴這次戰爭的判決，雖然她們不被招致參戰。然而這有些其他的事情呢。即以目前而論，希特勒所策動的戰爭對於中立國家也有很大的打擊，實際的影響到她們的利益。英法兩民主國所公布和實行的對中立國家的嚴正尊重純粹是屬於單方面的。

### 遑遑不可終日

立陶宛，拉特維亞，和愛斯多利亞，都是中立的國家。誰把軍事保護加上他們身上呢？荷蘭和比利時從前和現在都是中立的。誰已經把軍隊集中他們的邊境而準備隨時下令開進他們的領土？這些國家目前在驚恐的狀態下生活着，這是拜誰之賜呢？英法兩民主國還是希特勒呢？瑞典和挪威從前和現在都是中立的，同時他們幾乎是完全解除了武裝的。現在她們要急促地爲着她們的國防而武裝起來。這是因爲英法兩民主國侵犯她們的中立嗎？不是的，她們是恐怕希特勒的進攻呢，羅馬利亞從前和現在都是中立的。誰在恫嚇着她的獨立和主權？誰在企圖把她的地位割滅（經濟的說法）到一個附庸國

家？誰迫使他服從，而現在又變她爲兩面派呢？不是英法兩民主國嗎！又是希特勒呢，時時刻刻都是史太林援助的希特勒！

從各方面看來，中立國家的自由都給希特勒破壞了。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方面，他們對中立國家都施用壓力。假如被壓者抵抗，那就是戰爭。但假如這些國家對他們的壓迫屈服，她們就能夠保持中立嗎？假如瑞典的鐵礦給德國掠奪了，她還能夠保持中立嗎？假如羅馬利亞變成了德國的農業殖民地海岸建設了對英的海軍根據地，挪威和荷蘭能保持中立嗎？

### 偏曲的中立

到那時候，英法兩民主國會被迫使注意她們從前所對付的是偏曲的中立，簡直沒有「中立」的意義，這是很明顯的。英法兩民主國會被迫恢復她們行動的自由。她們不能夠再受欺騙下去，而不顧慮到，們本身的安全。這個危險是希特勒造成的。在相對的方面，英法兩國已經警告整個世界嚴防這個危險的爆發。希特勒的戰爭正以征略來恫嚇中立國家，英法兩國現在（其實時時都如此）却盡量尊重

真正的中立。

英法兩國的整個行動把這重要的選擇付給中立國家。他們迭次覆述着：「你們應自行成立諒解，互相親善提攜。關係交戰國的事，要嚴守中立。試行集體安全制度。假如你們任由你們的利益分散，你們將要採取個別抵抗的制度，結果會給鱈魚果腹！鱈魚的胃口挺好，愈食愈飽的。假如你們團結一致，你們的陣線就很堅強，可以避兔毀滅。」英法兩國更說，「這是她們的責任和榮譽！假如團結還不能夠保障中立，而中立國家還需要援助，她們當樂意的給予援助。」

這是英法兩國的政治家如邱吉爾等在無數次的場合中說過的。更沒有什麼了，難道這意思是說她們企圖把中立國家拉到戰爭裏去嗎？這不是英法兩國給予中立國家避免牽涉到那希特勒企圖把她們拉進去的戰爭的機會嗎？德國的宣傳常扯說，但從來沒有像這一次般的完全顛倒是非。(完)

## 納粹壓迫下的丹麥

程樂譯

數年前我到丹麥去遊歷。那天，我離開了腓特烈港 (Frederiksværn) 後，乘小輪船渡過海峽。我上了那在等候着的火車，才自覺那柄傘着的雨傘遺落在對岸那一班火車上，心裏很不舒服。

在車廂裏，我的唯一旅伴是一個年青的丹麥人。他看見我在讀着「新政治家」，馬上就跟我搭話起來。我告訴他我的遺失，以及因為站長不大懂英語，而我又完全不懂丹麥語，所以沒法能够與站長知道我還失了什麼東西。「你不要焦慮」，他說，

「假如站長明白你說的什麼，你總能够在哥本哈根車站的遺落行李室裏找得到你的雨傘，假如不在那兒的話，你總可在亞胡斯 (Århus) 尋得。」

他發表了他的斷語，跟着就談論到弱小而誠實

的國家如丹麥等之煩惱。「沒有人理會我們，」他說，「我們不能夠以武力作我們外交的後盾。希特勒要我們的豬肉和牛油，但要以阿爾斯靈作交換物。我們需要阿爾斯靈，這倒是事實，因為德國給我們許多頭痛呢。」我說：「你們有一個偉大的商船隊，很旺盛的貿易，同時你們也有殖民地——冰洲，格林蘭，和法羅羣島。你們在軍備上沒有消費，你們不參加戰爭，反而因不參戰而獲利，你們實在是一個秩序良好而且和藹的快樂國家。你們還要些什麼？」

「可是我們不願意受威脅，致使我們感覺到我們的生存不特要避兔觸怒我們的強鄰，而且要絕對服從他的命令，時至今日，弱小國家實在有許多的不利。假如我們是英國聯邦的一份子，那就比較好了。我最近在澳洲住了三年，那裏的人們的感覺不敵我的一樣，他們享有獨立，但當他們與外國交涉的時候，他們倒很強硬。我們孤立着，他們與別人聯結一起。哥本哈根有一個集團認為這是丹麥的唯一希望。」

他是一個極聰明的人，很敏銳地感覺到強國政治的侵犯。很惋惜的我跟他分手，大約一星期後，我無意中在亞胡斯尋回失掉的雨傘。情形正如他們說的一樣，我又記起他了。

丹麥表現出一個迷人的國家，一幅充滿着小農場和村落的土地，那裏的村民具有這樣，誠實，

坦白和友好的美質，程度超過歐洲工業國家的很遠。

那裏有些屬於農作方面的東西——自然的神祕，生命以及播種和收穫時節的韻味——可使人心境清淨。那裏有屬於農作方面的恆久性——那并不屬於工業或礦業的——使農人感覺到他的建設是為着一切時候而不是為着一天半天的。那就是為什麼只在農村才有美麗而在礦區却沒有的理由。

丹麥在戰前階段的地位當然是不能夠嫉妒的，因為不論她怎樣同情寄託在那裏，但正與德國有關的場合中，她必必要小心翼翼的。德國在她的邊境，也在她的境界內，同時為着丹麥這番她所指定的途徑前進起見，德國可以施展壓力的。

在下次大戰之後，丹麥憑藉在國聯會保護下舉行的公民投票收回北石勒斯維格 (North Schleswig)。但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因為納粹主義的產生

，以及日耳曼民族的新增力量 and 權勢，丹麥發生了許多不安的情事；情形那樣嚴重，致使許多丹麥人最後悔以前收回了那有着小數日耳曼民族的土地。

經由北石勒斯維格的小數日耳曼民族，納粹黨的工作在進行着，同時他們在丹麥羣衆中也進行着活動。

他們同時也利用貿易的途徑進工作，特別是在滬大華協定之後；那協定指定英帝國產品在英帝國各地得享特惠稅的待遇。

一九三三年，供給英國肉類的定額之突然削減把丹麥的經濟組織摧毀了。這是由於愛星奧特爵士 (Sir Walter Elliot) 把英國的豬產量估計得過低，而給英國農民一個規定的價格。那時被整個世界正鬧着生產過剩，咖啡拋下海裏，牲畜都養化了，收穫都捨棄了，牛奶傾棄渠溝裏。丹麥是一個對小國家，沒有什麼工業和貿易，損失當然比較其他國家更大。

因為大不列顛的貿易政策是尋求最好的主顧，而丹麥却從德國購入而向英國賣出。渾大協定成立後，她就受到損失。德國絕不讓步的利用這時機向她磋商貿易。根據一九三六年與德簽訂的商約，丹麥往德國取得機器，紡織品，藥品，和其他丹麥可以自行製造的物品以爲丹麥農產品的交換物。不然的話，她怕會被奪去石勒斯維格呢。她的工業和商業既受着限制，丹麥仍然受到失業的痛苦，在這方面，丹麥的情形和其他北歐國家有點不同。

在德國的壓迫下，丹麥感覺到絕望，因爲明顯的丹麥并不是德國的對手。她實際上已經解除了武

裝，那樣子她實在不能夠給予侵略者以怎樣的障礙。她必要絕望；她在大小兩噸設置了水雷。把英國戰艦趕出波羅的海之外，這大概是對德的開戰吧。德國戰艦當然可以從奇爾運河 (The Channel) 出入的。

在每個國家都已放棄自由貿易而找尋自給自足的現代世界中，丹麥實在太渺小了。每個國家供給自己的力量日漸增加，貿易自然減少，丹麥既以農業爲特別化的工業，當然要受到痛苦。

丹麥不特在現代的經濟世界中是過於渺小，從文化的觀點看來，她也是太渺小了。她的知識階級必要到德國或英國去尋求高深的學識。由於那些哲學家如史基勒 (Schiller) 史和靈格 (Goethe) 歌德 (Goethe) 費克 (Fichte) 等所給予丹麥人的影響，德國在丹麥有着相當的勢力；但那是過去的事，跟現在的純粹哲學沒有多大的關係，直到現在，德國的文化流傳仍舊普遍，整個丹麥，把丹麥人吸引到俾特哈文 (Bjert Haavn) 瓦爾格 (Valby) 和慕沙爾特 (Morsart) 和德國 (Helmholtz) 等處去；雖然純粹規律和它的特質如集中營和獨裁沙龍等把他們驅逐出去，爲的是這些東西恰是丹麥生活方式的對照，而是他們所喜愛的。

德國對任何國家所施用的壓力，都沒有像對丹麥的那麼重。荷蘭和比利時都與丹麥一樣鄰近德國，但他們比較丹麥大些，而且比較貼近英國和法國，對他們的侵犯會馬上引起聯軍的報復的。挪威和瑞典距離太遠了；瑞士太多崇山峻嶺，而且太近法國，是德國所不敢輕犯的。唯有丹麥完全落在德國的掌握中，可以在少過三個星期的時間內像波蘭一樣淪德國吞沒的，假如德國要吞併丹麥的話；其實德國會這樣做的，假如蘇聯吞併了芬蘭，因為經由丹麥德國可以控制波羅的海。

德國之施用大壓力，很顯明的事，在進行罷迫中，竟愈趨愈急呢。丹麥最大的報紙 *nyttig* 和 *berlingske* 轉載了英國下議院在慕尼黑協定簽訂後舉行辯論會的消息，其中載有若干議員評擊德國以恐怖手段對付蘇台德區非納粹黨人的演詞，這段轉載造成了德國外交行動的目標，結果該報的國際版編輯要走了！向。的壓力會經加諸官報的報紙 *Social Demokraten* 而獲得同樣的成功。結果沒有反德的文字可以在丹麥發表，但任何反英的記載都可登刊；因而在這次戰爭爆發之前，丹麥就有德人主持的新聞檢所。

丹麥雖然有着經濟的困難和南來威脅，可是她

仍然是一個民主國家根本上對芬蘭選比較對德國接近些。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的期間，德國正在作冒險的嘗試，自然所吸引引起其他國家的青年人的欽慕，為的是他們認為民主國家過於遲鈍。他們讚許着德國一切進行的勇敢和神速。德國表現出她是在進步着，實現着她的志願；英法兩國則是後退的。在這線上，極權國家得到勝利，自然的吸引了那些愛好活動和驚奇以及在世界事業上之成功的人們跑到他們那邊去。

然而德國已經把過重的壓力加諸她北歐的友國；為着展望的相同和對蘇聯的共同恐慌，他們的中間曾經有過相互的諒解和尊重。那些對蘇聯親善的，並不能對瑞典，丹麥，挪威或芬蘭親善的。德國已經失掉她北歐保護者的地位了，現在竟證卑地援助和鼓勵蘇聯進行歷史上最大的行為——威脅芬蘭的獨立。

德國又殘酷地擊沉北歐國家的商船，一時打擊貿易，藉以制止對英的接濟。這樣的目標當然是把那些接濟轉移到德國來而不許運到英國去，可是丹麥要購入相當數量的牲畜糧食和化學原料，才能够保持她牛奶製造工業。

假使商船不許駛靠丹麥的海岸，那就是說，丹麥的農業要被摧殘，而德國也不能於擊沉商船中獲得利益。

那樣的敵對行為，能增加北歐國家的憤怒。自戰爭發生後，對德的熱烈和最仰情緒，漸漸消沉，因為波蘭的獨立破滅，捷克的摧殘，芬蘭的被攻，以及對荷蘭和比利時的威脅，已經把侵略愈推愈近，同時聯軍在海岸兩方面的龐大勢力逐漸增加，不特不使人看着阻礙反而獲得同情的關注，為的是民主國家如丹麥等的繼續存在猶如德國希特勒主動的毀滅。這是丹麥人胸了於於胸的。(完)

## 本刊

### 第四期要目

- 民主政治之前途及其使命  
英國之兩重  
時論之六一——聯教化  
蘇俄強化德國戰時經濟嗎？  
紀念哈利滿先生

記者  
曾紀蔚  
牟宗三  
高碧容  
蘇誠鑑

## 暹羅民族源流考

黃征夫

族暹純粹華人約有二百萬。在中日大戰中國遷緬日政策的影響，排華政策反本加厲。於是一向爲國人所忽視之中暹及暹緬問題遂爲國人所注意。報章什誌，多有介紹。惟對暹緬民族的研究，介紹則甚缺乏。特就拙作中暹全貌一書中有關暹緬民族源流者先行發表，以供國人關心暹緬問題者之一助。

作者附記

## 一、暹緬民族種類之區分及其分布

關於區別暹緬民族的種類，我們這裏可以用兩種標準作標準。一種是作者本身所經歷暹境各區接觸的民族，尤其是語言和暹人自身的分別稱謂作標準。這畢竟實在的事實。一是根據英人著作的記載。至於暹國自己對這方面研究，不但幼稚而且缺乏。據 SLAM 一書的記載，暹緬民族有下列的成分。

1. 矮小黑人種 Negrito, Simong, Mo-nannun, Cho-nann, 馬來亞, Khmer, 安南, Kachin, Chong 等十支小族。

2. 西藏緬甸種, 分苗族 Musho, Kawa, Kaw, Lishaw, 傣族等六支小族。

3. 泰即暹(或作泰作賽)緬(或作佬作備)分泰族, 佬族, Shan, Isaan, Sam, Sun 等五支小族。

4. 其他有甲良族(或即角練族) Setai 中華民族。上述四大種類, 除了暹佬華三族較爲普遍, 隨處可見外, 其餘小黑人種, 藏緬種, 真不易分別

。可惜原作者沒把分佈區域列出, 所以不易對證。這是十二分詳細而嚴格的區分。不過就暹人方面和旅暹華人所習知的, 緬境內沒有這麼許多的小民族。現在再提出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吧!

○…………○ 我生長的地點在烏汶, 自叻叻至武里南, 現在有火車直達暹  
○…………○ 坎民族  
○…………○ 京(即東北境)。從前由叻叻至武里南, 牛車的交通是一禮拜至十天。在東北鐵鐵路, 自叻叻以東的南邊便混雜了。佬族和坎民族(用英文切音應爲 *Cham*) 是否爲高棉原音不得而知, 作者所用爲其地上人本音)。大約暹越邊境, 自烏汶以南, 東望鐵道終點亞蘭以北, 連接安南高棉

邊境都是坎民族的區域。不過有一點要注意, 高棉文字仿自暹文, 然其音義多有不同。照東北佬華人稱呼坎民族及佬族必加一仔字, 而對暹族(即泰族)則不然。或者因爲坎民族佬族附族文化地位較低而略存輕視之意。仔字就是小的意思。佬民族差不多是半野人。在暹緬各族中, 開化最緩, 服裝簡陋, 可以令人一眼而知辨別。佬民人甚至有的赤身裸體, 只在男女中間圍遮一點東西。他們的生產特別落後, 所以經濟環境不好。我家裏用過幾個坎民傭人, 他們亦懂多少暹語。和他們買賣, 非懂坎民語不行。我的父母都是坎民語的好手, 我在家裏時很小, 當時亦學了一些。

據說坎民族自己有王, 但已沒有統治權。現在已無可考。坎民區域都是野蠻的山林。不但華人少去, 就是泰族佬族的人亦很少去混居。進步一點的坎民都和華佬泰族同化。所以坎民族日趨衰敗。就這一族分佈的區域來估計, 其人口大約在一百萬間。坎民語不啻佬泰兩族大同小異, 根本不同。例如

「一二三」泰佬語爲「郎頌杉」（音仍似暹語原音不近），坎語爲「文牌裡」。其他一切，更完全根本不同。說到文化，坎民族當然列入未開化的民族，沒有文化。其宗教信仰，自佛教外有信鬼的。坎民人的皮膚，比暹佬人更黑。至於體格如骨節，那就難舉出顯著的差異了。

○……○  
○……○  
○……○  
○……○

——自叻助至烏汶東北鐵道以北，直延至北部清邁，所有重要市區如橫逸坤敬廊開彭世洛南邦以至西北區域甘碧、亨等地，都是佬族的分佈地。所以東北叻助等地，暹國僑稱爲「佬呼」意即佬邊。至於清邁原爲老王國的舊都，其王爺現存在，不過同樣的沒有統治權。佬族的數目，至少在四百萬間，比暹或泰族略多，清邁南邦爲佬族發源地，開化最先，佛教文化亦甚盛，人種亦白皙清秀。不像東北那佬族的粗黑。佬族完全是農民，最特殊的是食慣糯米，四季如是。分別泰族女人，從前多用長布圍束當褲，泰語叫做「帕噠」。佬族女人多用比中國女人裙長狹的圍布當褲，佬語叫做「帕信」。不過後來暹國文明的婦女裝束，都在西化的上衣加以佬族女鞋的帕信做下衣。這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了。

佬族的宗教是佛教，直接由緬甸和高綿東湖那那傳來的。佬族雖與泰族通用同一文字，但從佛經上讀音間有不同。暹國高深和古老的經典都保存在佬族的和尚庵寺裏。這些都是貝葉的記錄，同時好多是巴別文 Pali。在語言上佬族和泰族都極易通。就是佬族爲山居民族，語言比較粗濁。即以「往那裏去」來說，泰語爲「擺乃」佬語爲「擺索」，尾音字不同。此外佬族語言，多混用鼻音。例如「不識」泰語爲「坤魯」，佬語爲「帽苦」。不過現在已不能按區域去分別泰佬。因爲近百年來，泰族已由海濱和湄南河中部而

向東北及北部山地平原佬族區域中去移殖。最顯而易見的是泰族中的貴族和官吏，在革命之前，暹國各地大小官吏多數是由曼谷派出，而這些到各省縣的京官，十之九是泰族。因爲泰族是全國的統治階級，差不多在過去數十年，只有泰族才可當官吏。坎民和佬族做官的人很少。這種情形，亦許近來稍好些。泰族官吏一出差赴任就帶了不少人員。有的從此就成爲各地的土著，與佬族混居。同時佬族亦漸漸與泰族同化，有的亦由山地平原移到泰族的區域中去。所以現在要嚴格的分，當然不易。

佬族的體格外表和泰族差不多。清邁佬皮膚比叻佬來得白皙而清秀。所以如果比較暹國婦女的美，佬族女子決不會比不上泰族的婦女。上面說過佬族多是農民而又是山地區域，交通不便，所以佬族的教育文化，都在在比泰族落後。不過暹政府強迫教育政策勵行之下，佬族已漸漸同樣的受着教育進升了。

○……○  
○……○  
○……○  
○……○

從東鐵道北御府以西，叻助坡以南，叻叻佛旺兩府以東，即是湄南河中海上游和左右海岸兩岸，都是泰族分布的區域。泰族的發源地，似乎是佛統佛丕叻不間。暹史上與素可太對峙的大城王朝，便在佛統成立。泰族的人口稍次於佬族。大約在三四百萬間。泰族因爲和華人混血接觸最早，故好多方面較其他各族優越。這裏可以分做幾點：

- 一、因混合血統關係，泰人智力聰明超出各種之上。
- 二、從華人學習了農工生產技術及日用生活的改良。
- 三、獲得華人的經濟力量作政治的基礎。

這三點調和起來，就形成文化的基礎，使泰族在暹國成爲超越的一族。



世界各國之中，絕沒有那一國像華人在這這多的數目，同時有這們悠久的偉大的歷史。如果依照國際公法，華族就有獨立建國的權利。何以見得旅滬華人已成爲這國土著民族之一呢？惟一原因就是華人移遷，已有悠久的年代，廣大的人數。對這國方面說，華人不但開闢了這國，而且對在老大哥的地位，教化泰西各族，給予他們完成建國和現代化的助力。旅滬華人，決不能完全脫離這國而另謀生存。（近日有人主張遷僑居入雲南，這是大笑話，已在他文加以駁斥）。這國亦不能離開華裔而獨立發展，所以這政府排華政策是手腕，而使華族同化，加強泰族的力量，這是主要目的，我們不可不知。

我們更可想想，若干年代之前，僑族亦許有一部份是雲南邊境移遷，泰族亦有移動。所以斷沒有一個二三百萬人的民族，移在別一國土已經千數年，猶又放棄主權的地位權利，自認賓客。歷史上亦沒有這類事。而且既然是客賓，主人自然有驅逐壓迫的權利了。這類心理亦是要不得的。所以由歷史的證據，華族在暹羅民族中的地位，只有移殖先後之分，斷沒有主客之例可援。華族亦是這國裏的主要民族，應享有生存的權利，應有主人的地位。作者便根據此點，而發動華族參政和中暹兩族平等政權的理論。關於這一點，後面再說。

華族何時移殖暹羅？怎樣發展？另詳專章。這裏祇簡單提出的幾件事，第一分布的區域滿遍山僻野，深進各族中，只要有火爐，不怕無人。華族的職業，包括這國一切的生唐，一切仕農工商，條件都完備，尤其工商二門和暹羅的國民經濟，更普遍地握在華族。華族在農業生產上，亦日見重要。梁若璠在大公報向暹羅當當進一言的文裏，却大意視華人在暹國農業生產

上毫不重要，這很可以從長討論的。因爲不但暹國全部蔬菜及園藝種植蔥及礦產都是華族包辦，我曾親在華族種葱，故知稍詳。即安拍拍大城空十四北柳一帶低地水田，亦多華人耕種。而且由於商業市面的不景氣，山巴各地華人，從事農業生產的亦漸多。華人不但在暹國生產上佔絕對的勢力，同時在交通建設，和市鎮建設，我們亦有極大的功勞。別的不說例如曼谷暹羅有數的大城市，原爲省治，在沒有華族之前，是一片野地，大約七八十年前，這是我祖父一輩人的時代，便把叻叻市街建成成功，然後這政府才來設官管治。暹內地很多地方縣治都是如此。我自己親見的武里南，四十年前，我父親一輩人把這建起，從此便漸漸具成現代都市的規模了。其他各地亦莫不如此。

華族人數到底多少，除了這政府內務部或有相當統計調查外，我們就不易獲得正確的數目了。所以有的說一百萬，二百萬，以至三百萬。不過低價而可靠的估計，純粹華人當在百萬至一百五十萬間。至華人在暹所生的血統，不論爲過婚雜籍，這歷久的年代，這般普遍，綜合起來，亦不會少過百五十萬。所以廣義的說法，華族連其許多年代的血統合起來，大約是三百萬。這是很老實的數目。華族在暹國一切都保存祖國的風俗。衣食住文化和風俗習慣，文字和語言，都全部搬家。所以在暹國的事務，政府文示，郵局，隨處可見華文，到處有華文學校，到處通用華語，甚至無形中，僑泰各姓都同化起來。他們學穿華人衣服，學習華語，僑泰女子以嫁華爲榮幸。自然在排華政策開始以來，這些情形漸少了，但是仍然存在，因爲歷史來源已久。

以上暹羅各國民族的概要，如依其人口比例，可列如下表：

遷國民族

泰族	———三百萬
佬族	———四百萬
坎民族	———一百萬
馬來泰	———五十萬
角練族及其他	五十萬
華族及其血統	二百萬
合總數一千二百萬	

這是遷國所有各區域民族的略述，都是我自已親身接談過。至於那一區域尚有那一類的民族，希望作者或研究遷國民族人種的學者切實暴露。不可徒依古說，亦不可徒震眩於歐人的著作。須知歐人中研究遷國者甚少，又不見得都走遍遷境去實證。彼以訛易訛，亦有錯誤。

關於遷國人口總數的記載，亦很難有正確的統計和可靠的材料，據我所知，遷內務部所得人口統計大約僅限於省縣治等都市。因為遷國農村，大部份尚在游牧時代。內地農民，隨時遷移。戶口調查，當然不易。我們在孩子時候，遷國人口據傳只有一千萬，其中還是連華人及子女都歸納在內。現

在遷當局自稱已有一千四百萬，這不過二三十年間，增加決沒有這麼快。所以估計一千四百萬這數目，仍嫌有些誇大，不過很可肯定的說一句，遷國人口總數確在一千萬以上，亦許一千二百萬較為近情。其次遷國人口之增加，實以華族及其血統為主幹。遷國向來就感到自國人口的數目不大，因此定下了不合國際法規的古怪國籍法。不但華人在遷所生子女為當然遷國籍民，就是由中國人口旅遷的華人亦被列為遷籍。此外又用種種方法推動同化政策，以達到增加遷國人口的目的。排華手段之無所不用其極，骨子裏仍是企圖擴大遷國同化政策的目的。又關於遷國人口和民族，梁若塵君在大公報為遷國當局進一言裏亦舉出，比較很好，並附於此：「遷國人口據不其可靠的統計總數為一千四百萬，其中約有二百五十萬為華僑，又有同等數量之華僑混血種。餘為遷人實數約八百萬至九百萬。遷人是一統稱，如一般之稱中國人為華人一樣。就語言文數與信仰來作劃分的標準，遷人是包含有佬，馬來亞，暹，（即泰）三大系」。可惜梁君又忽略了坎民系。

本刊

目要期二十四

領袖與憲政

中暹問題的新對策

時論之七：論思辨

導師制下之師資訓練

蔣勻田

黃征夫

牟宗三

王培祚

# 輓吳子玉將軍

百世仰忠貞富貴不淫威武不屈  
乾坤留正氣出為名將處為書生

張

君勸  
公權

輓

# 輓蔡子民先生

品如岳峙度如淵渟並世誰銘有道墓  
言為世範行為士則千秋齊仰太邱名

張

君勸  
公權

輓

本社叢書

# 尼赫魯傳

張君勸著  
頁目：五 角

一、引論

二、尼氏生平大事記略

三、尼氏幼時及其留學英倫

四、尼氏初期政治活動及其第一次入獄

五、尼氏提出印度獨立決議案及其被選為印度國民會

議主席

六、一九三〇年民事反抗運動及尼氏第二期獄中生活

七、尼氏與社會主義

八、尼氏與甘地性格之比較

九、尼氏對於印度文化與英帝國之統治

十、我心目中之尼氏與結論

中華民國廿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再生旬刊

第四十四期

主編兼發行 再生旬刊社

社址 重慶曾家岩四十五號

總經售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分銷處 各大書店

價目

零售每份一角

預定每三月九角

## 修正的民主政治之方案

- 一、國家之特徵，在乎統一的政府，應以舉國一致之精神組織之。
- 二、國民代表會議，由全體公民每若干萬選出代表一名組織之。凡黨綱公開，行動公開，不受他國指揮之政黨，一律參與選舉。
- 三、中央行政院由國民代表會議選舉行政員若干名組織之，各黨領袖一律被選，俾成爲舉國一致之政府。
- 四、第一次國民代表會議，議決五年以內行政大綱，此大綱與憲法有同等效力，非行政院所能變更。
- 五、國民代表會議之主要職權，在乎監督預算，議訂法律，不得行使西歐國中之所謂信任投票制以更迭內閣。預算爲確立財政計畫與其數字之方法，其通過與否，不生政府責任問題。
- 六、國民代表會議，關於行政大綱之執行，得授政府以便宜行事之權。
- 七、行政院各部長，除因財政上弊弊情形或明顯違背法律外，不宜輕易令其去職。
- 八、行政大綱中每過一年或告一段落之際，由國民代表會議，或其他公民團體聯合推舉人員，檢查其實施事項與所宣布者是否相符，若言行相去太遠，得國民代表會議議決後，令其去職。
- 九、文官超然于黨派之外，常任次長以下官吏，不因部長之辭職而更動。
- 十、國民代表會議之議員，宜規定其中之若干成，須具有農工商技術或科學家之資格。
- 十一、關於行政及經濟計畫，除國民代表會議議定大綱外，其詳細計畫由專家議定。